

The Semantics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Emerging Internet Catchphrase “X Men”

新兴网络流行语“X 门”的语义及演变机制探析

| Meng Lin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Jinan, China

2356832712@qq.com

ABSTRACT

The catchphrase "X men" refers to a "faction" or its members composed of individuals who adore a particular entity, while simultaneously conveying the meaning of the loanword "amen" when used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Netizens employ "X men" to express their fervent enthusiasm for a given subject. The construction "X men" involves both the content and nature of "X" and "men," and its productivity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modification, evolving from a monosemous to a polysemous expression. This series of semantic shifts is underpinned by cognitiv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Through the conceptual blending mechanism of radial development, the neologism "X men" emerges as a semantically coherent and functionally versatile structure, enabling its flexible application and subsequent proliferation in online discourse.

KEYWORDS

conceptual blending; internet Catchphrase; Loanword;
semantic change; X Men

引言

网络流行语“X 门”频频出现于微博、小红书、哔哩哔哩等各大网络社交平台，同时被列入上海《语言文字周报》正式公布的 2023 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榜单之中。与以往源自“水门事件”、带有负面含义的“X 门”构式不同，产生于 2022 年的“X 门”作为网络流行语，其含义包括三层：（1）年轻人因热爱一项事物，与其他有着相同爱好的“狂热分子”在网络上隔空集结成的一种门派、阵营。（2）含有“阿门”义和“门派”意义，通过强调“X 门”表示对所喜爱事物及其门派的赞美与支持。（3）表示这一门派中的支持者。

“X 门”类词语在网络中的使用愈发频繁，并不断通过类推产生新的表达，但对于这一网络流行词语的具体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学者们对“X 门”的研究主要以表达负面含义的网络旧词“X 门”为对象，如张谊生（2007）分析了“X 门”的结构和搭配特征，刘娅琼（2008）聚焦于“X 门”的再概念化过程，分析了该构式在修辞结构构建中的作用。游玉祥（2011）基于构式语法视角，深入探讨了“X 门”构

式的语义特点及其认知形成机制。

而如今流行的 2022 年后出现的新“X 门”仍待全面系统的探索。近年来学界开始出现一部分对这一流行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语义、词性、结构等形式方面，并对这一格式流行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其中，王璐璐（2024）、汪紫薇（2024）、张家璇（2024）都认为“X 门”中的“门”与外来词“阿门”有关。汪紫薇提出“门”是词缀，来自外来词“阿门”，X 门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汉英语义，根据其句法位置及表义的不同，融合程度有所差异。张家璇和王璐璐都认为“X 门”作为构式是“水门事件”的产物，其语义色彩发生了改变。但她们都没有分析“X 门”如何具有了“阿门”之义。周峻羽（2024）指出新兴“X 门”是与“水门事件”无关的新构式，虽然新旧“X 门”共享形式标签，语义与用法却存在差异，二者实质存在语义断裂与内涵脱节现象。他还解释了新兴“X 门”构式形成的机制，包括构式压制、类推机制与模因。可见，学者们对“X 门”的语义发展过程还没有得出统一的判断。

“X 门”是一个具有多层含义、多种句法功能的流行语，虽然已有对其语义语法发展机制的探索，但还缺少更为全面的描述，这不利于我们对这一流行语的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的理解。因此作为完全不同于旧“X 门”义的新词，新的“X 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本文从新兴流行语“X 门”的产生及其语义演变出发，在分析这一流行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义和句法功能基础上，探讨其得以演化的认知机制。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式，对新兴流行语“X 门”结构的语义、语法作系统的整理与分析，同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等理论探索其不同语义的演变机制。首先对这类词进行描写，呈现其结构的语义特征和分类，再对其演变的规律和原因进行解释。

本文的相关语料主要来源于 B 站、微博、小红书等网络社交平台，将结合语料对“X 门”的语义语法作进一步分析。

研究结果及探讨

一、“X 门”的语义语法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对“X 门”的各组成部分及其整体进行语义、语法等方面的分析。

1.1 “X 门”的语义分析

“X 门”的语义与构成其名称的“X”和“门”两个元素均有关联，并且当前流行的“X 门”涵盖了三层不同的含义。该术语从一个单一的意义结构逐渐扩展，经历了一个相对短暂的演变过程。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我们将详细描述“X 门”的内部结构及其整体语义特征。

1.1.1 “X 门”的语义拆解

流行语“X 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常项“门”，二是变项“X”，我们将分别对这两部分进行介绍。

1.1.1.1 汉语“门”的意义

许慎对“门”的解释为：“门，闻也。从二户。象形。凡门之属皆从门。莫奔切。”¹由此可见“门”的本义便是房屋垣墙等建筑物，在出入通口处所设可开关转动的装置。

在《现代汉语词典》（2016）中，“门”共有 14 个义项²。

门：①房屋、车船或用围墙、篱笆围起来的地方的出入口；②装置在上述出入口，能开关的障碍物，多用木料或金属材料做成；③器物可以开关的部分；④形状或作用像门的东西；⑤门径；⑥旧时封建家族或家族的一支，现在指一般家庭；⑦宗教、学术思想上的派别；⑧传统指称跟师傅有关的；⑨一般事物的分类；⑩借指引起公众关注的消极事件；⑪生物学中把具有最基本最显著的共同特征的生物分为若干群，每一群叫一门，如原生动物们、裸子植物门等，门以下为纲；⑫押宝时下赌注的位置名称，也用来表示赌博者的位置，有“天门、青龙”等名目；⑬量词，a) 用于炮；b) 用于功课、技术等；c) 用于亲戚、婚事等；⑭姓。

《汉字源流字典》（2003）指出，“门”由“家门”之义引申为“家族”“门第”，又由门户的不同引申为“学术或宗教派别”以及“一般事物的类别”。缙瑞隆（2009）认为引申义“类别”“门派”的认知基础为“门”意象中区别不同门户、人家的功能，最初用于区分不同老师教授的思想，是不同老师、学派的一个形式标志。

我们已知的流行语“X 门”的三层含义都与“门派”有关，综合上述义项的引申过程，以及流行语“X 门”的语义来看，“门”的“类别”“门派”义及其区别性功能是“X 门”的语义基础。

1.1.1.2 “X”的性质

“X 门”结构最初由“佛门”“儒门”“空门”这类代表宗教门派的常用名词类推而来，产生了现在流行的新兴“X 门”搭配。在“X 门”结构中，“X”指根据不同的表达需要所填入的词汇单位，由于汉语词汇在音节上倾向于双音节形式，加上这类用法是从“佛门”这类双音节词类推而来，“X 门”最常以双音节的结构呈现，其中的 X 为单音节。但也存在 X 为双音节及多音节的情况。相关语例见下表 1：

表 1. 不同音节的“X 门”词例

X 的音节数量	词例
单音节	麦门 肯门 思门 抹门 猫门 芒门 睡门 瑞门 懒门 骑门 旅门

¹（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注音版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248 页。

²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890 页。

双音节	板烧门 芝士门 鸡蛋门 韩剧门 泡菜门 生蚝门 奶茶门 土豆门
多音节	麻辣烫门 布洛芬门 折耳根门 芝士奶盖四季春门

从上表中还可以看出，较之于“佛”“儒”等表示宗教流派的单音节、表义正式严肃的简称，流行语中的“X”内容比较自由，除音节外，单位及语义均不受限制。X 已经不再仅限于正式的宗教流派，可以代表任何事物，其中的严肃义也已被消解。说话人或将整个词或短语填入 X 中，或截取其中一部分语素作为 X 与“门”成词，通过填入不同的 X 以达到不同的表达意图。且新兴“X 门”的构成不受语法规则的制约，X 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即使构词能力较弱的不成词语素与“门”进行组合也不影响其表意功能。

1.1.2 “X 门”的语义演变

我们收集 2022 年后网络平台上使用“X 门”结构进行表达的相关语料，列举如下：

(1) 我每天想的不是你，是瑞！血液里留的不是血，是瑞！我流下的不是泪，是瑞！我可以离开你，但不能离开瑞！我爱瑞门！（小红书）

(2) 什么？！你也是麦门信徒！？（小红书）

(3) 这届网友，信奉“懒门永存”。（腾讯网）

(4) 进了我的门，就是我的人。信奉旅门的大学生充分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格言，趁着年轻自由，出去看看世界。特种兵式旅游爆火出圈，旅门势力正在不断崛起。（微信公众号：黄淮学院）

(5) 一个爱骑行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他们在骑行时从不会吝啬自己的汗水，这样的人怎么会做坏事，这就是“骑门”的善恶观。（小红书）

(6) 一个觉得福宝可爱的人，再坏也不会坏到哪去，这就是我的善恶观，福门！（微博）

(7)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饭门！（微博）

(8) 折耳根之神会保佑每一个远离云贵川的孩子，折门！（B 站）

(9) 你是麦门还是肯门？（微博）

(10) 张真源就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啦，你是肯门，她是麦门，我是源门！（微博）

根据语料进行归纳，例（1）-（5）中，“X 门”指支持“X”的人组成的“阵营”；例（6）-（8）中，“X 门”表达对 X 的赞美与推崇，具备“阿门”的语义；例（9）（10）中的“X 门”则代表不同“阵营”中的成员。“X 门”类词汇的语义主要包含三种，原因在于“门”的含义不同，我们将它们分为“门_{阵营}”“门_{赞美}”“门_{成员}”，结合“X 门”结构分别进行阐释。

1.1.2.1 语义的浮现：“X 门_{阵营}”

最初的流行语“X 门”义是从“佛门”等词而来，正是为了模仿其中具有的“门派”“阵营”义，才产生了一批同样用法的新词，形成了“X 门”结构，表示 X 所指代事物所构成的支持者阵营。为对语义进行区别，我们把这一结构称为“X 门_{阵营}”。我们从网络上搜索到最早的使用“X 门”的例子来自 2022 年 10 月的语料：

(11) 大型爱门传教现场。(B 站 2022 年 10 月 13 日)

结合词义及语境可知，“爱门”在这里指的是由喜欢游戏角色“爱莉希雅”的群体组成的虚拟组织，在句中它进行“传教”活动，即宣传、推荐这一角色，此时，“门”义为门派、阵营。“X 门_{阵营}”代表“因为喜爱某一事物而自发聚集在一起的虚拟阵营”这一含义，“门_{阵营}”具有 [+ 阵营] [+ 认同] 的语义特征。由于所谓“爱门”只是临时性的阵营，且其对象是网络游戏角色，说话者也并非真的将其视作宗教，而是带有娱乐戏谑的意味，因此相比“佛门”这类代表宗教的用法，这里“门”的语义特征区别在于 [- 正式门派] [- 严肃]。随后，这种具有调侃、轻松语气的“X 门”用法在短期内被网友大量模仿，产生了一批同样用法的新词。

因此可以认为，“X 门”最早以“X 门_{阵营}”的形式在网络上出现，与之同类的表达方式还有“猫门”“睡门”“旅门”等，它们都指因对某一类事物或行为的喜爱而形成的非正式、不严格的阵营派别。

1.1.2.2 语义的扩展：“X 门_{赞美}”

“X 门_{阵营}”继续流行的同时，麦当劳官方微博最早使用了另一语义的“麦门”：

(12) 我是真正的麦选之子吧？

谢谢让我做上了官博小编，麦门[祈祷表情]（微博）

这一用法此时已经不是单纯称呼这一“阵营”，而是与基督教的宗教用语“阿门”有关。“阿门”是外来词，其原形是 amen，意思是“真诚、实实在在的”，在祷告时表示同意或肯定的意思，被用做祈祷文和崇拜礼仪的结束语，表示“诚心所愿”。

在语料中，“麦门”处于句末，作用即类似于基督徒祷告结束时说的“阿门”，表达一种强烈的肯定和赞美，表现出对麦当劳这一“阵营派别”的忠诚信仰，此时的麦门已经包含了“阿门”义。外来词“阿门”中的“门”获得了整个词义，同时与变项“X”组合后形成了“X 门”，由于两个“门”字形重合，且都与宗教门派有关，它们的意义也得到了整合。“门”这一构词成分在“门_{阵营}”的基础上增加了“阿门”所具备的 [+ 赞美] [+ 崇拜] [+ 肯定] 等语义特征，使用“X 门”时便既表达了赞美和祈祷，也是通过强调这一阵营的名称来表达对其的崇拜与感叹。因此，“X 门”此时兼备了“阵营派别”和“阿门”的意义，我们将具有这一语义的“X 门”称为“X 门_{赞美}”。

1.1.2.3 语义的扩展：“X 门_{成员}”

随着“X 门_{阵营}”的使用逐渐频繁，网络上还出现了少量“X 门_{成员}”的用法。如：

(13) 沙县小吃，沙门们集合了。(B 站)

(14) #你是什么门# 哈哈哈哈哈我想我应该是钱门!!! (微博)

在这里，“X 门”没有“阿门”的语义，也不是指某一组织，而是表示阵营中

作为人的群体，比如“沙门”即指喜爱沙县小吃的人构成的阵营中的成员，“钱门”指崇尚金钱的人构成的阵营中的成员。因此“X 门_{成员}”即代指喜爱、支持“X”这一“阵营”的人，“X 门_{成员}”的语义也基于“X 门_{阵营}”增加了[+成员]的语义特征。

1.2 “X 门”的语法分析

总体来看，“X 门”是名词，但由于具体含义和语境的不同，其语法功能又有差异。下面我们结合语料对三种“X 门”进行分析。

1.2.1 “X 门_{阵营}”的语法分析

“X 门_{阵营}”位置灵活，可做主语、宾语、定语，在句中充当动作的发出者、承受者，或指人名词的修饰语。例如：

(15) 一个会用 10 秒钟开班会的班长，再坏也不会坏到哪去，这就是我的善恶观！如果一个人一听班长开班会这几个字就开始指责，装清高，这个人搞不好就是脑子坏掉了，班门永存！（小红书）

(16) 腾讯《长相思》今晚 6 点更新还有谁不知道吗？黑子放下屠刀，入我思门吧！（微博用户）

(17) 重生之我是肯门信徒：多年前我被麦门暗算，偷偷 v 我五十跟你讲我的复仇故事！（小红书）

在例（15）中，主语“班门”代表对班长进行拥护的人所组成的阵营，后接谓语“永存”，表达这一阵营将会长久存在的意思。例（16）的“思门”是“入”的宾语，在句中意为被加入的阵营。而例（17）“肯门”指“肯德基的支持者组成的派别”，它作为定语修饰后面的“信徒”，以表达说话者所属阵营。

1.2.2 “X 门_{赞美}”的语法分析

“X 门_{赞美}”一般单独成句，或放在一段类似“祷告词”的句子末尾，表达感叹、赞美、崇拜的语气。

(18) 米粉之神会保佑每一个出门在外的江西孩子，粉门！（B 站）

(19) 睡觉！睡觉！只有狂眠才会令爱浮上水面！睡门！（小红书）

(20) 如果猪柳蛋是早上耀眼的太阳，刚出炉的热薯条就是支持着旅人长途跋涉的拄杖。愿麦薯条保佑每一个在外拼搏的孩子，麦门！（小红书）

(21) 锈门！#锈湖新作公开#为啥新出的版本在 app store 搜不到捏。（微博）

上述例子中，“睡门”“锈门”都是单独成句，而“粉门”“麦门”则位于一段表达祈祷祝福义的句子末尾，但它们都表达了支持、赞美这些“阵营”的语义。尽管“X 门_{赞美}”仍然是代表阵营的名词，其语法功能由于“阿门”义的增加而更接近于叹词，这一用法是经常处于句中的“X 门_{阵营}”与“X 门_{成员}”所不具备的。可见，“X 门_{赞美}”语义的凸显与其句法位置和语境有关。

1.2.3 “X 门_{成员}”的语法分析

相较于前两种“X 门”，“X 门_{成员}”的用法较少见，一般作主语或谓语，代表门派中的人。如：

(22) 麦门集合！！！（微博）

(23) 遇到任何困难我都会像钢铁一样坚强，所以我是钢门。（微博）

在例(22)中,“X 门_{成员}”充当主语,指全体“麦门”成员,是谓语“集合”动作的发出者。由于“集合”指分散的人或事物聚集在一起,“X 门_{成员}”指人的功能在这时得到凸显。而当其充当谓语时,如例(23),则体现阵营身份,义为某一阵营中的成员。

二、“X 门”的演变机制

“X 门”由最初表示流派且只有小范围使用的“爰门”,演变至可以表达三层语义、形成“X 门”格式的一类流行语,这一现象得以流行的原因学界已有不少讨论。然而,“X 门_{阵营}”如何从“佛门”得来却具备更高的能产性,为什么“X 门_{阵营}”可以整合为“X 门_{赞美}”,“X 门_{成员}”又是如何能够指称人,其中的机制目前还并没有学者进行解释。我们将结合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整合理论对其进行探讨。

2.1 由“X 门_{教派}”到“X 门_{阵营}”的概念整合机制

我们首先将“佛门”“儒门”等自古以来存在的汉语结构简称为“X 门_{教派}”,它采用了“门”义项中本就引申而来的义项之一进行构词。从这一结构的演变路径来看,通过类推机制,网络流行语“X 门_{阵营}”首先对这类词的构词框架进行了模仿,替换掉了习用语素,嵌入新语素组成新词。由于早已存在“X 门_{教派}”的模式,类推保证了新词也能够被理解。于是这两种结构建立了联系,为产生符合“X 门”格式的新词奠定了基础。

然而,并非所有汉语词都能够通过类推具备能产性,产生大量相同构造的新词,“X 门_{教派}”格式的词语并不常见,具备这一意义的汉语常用词主要有“佛门”“儒门”等,即使模仿造词,它又缘何能够促成大量“X 门”的产生与流行?我们认为,在类推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复杂的概念整合。“概念整合”是人类把来自不同空间的输入信息部分地提取整合起来成为一个新概念结构的一系列认知活动。人类能够将来自不同认知域的输入心理空间通过跨空间部分映射匹配,有选择地投射到动态解释的合成空间;任何概念的形成都要经过人的心智空间对输入信息的加工整合,这个加工过程就是对输入信息的认知处理过程,也是输入信息对人的心智空间已存信息激活(motivate)的过程(王正元,2009:12)³。

概念整合网络是概念整合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指的是以框架为结构的心智空间网络,框架由说话人的背景知识所构建。如下图所示,一个完整的概念整合网络通常包括四个概念空间:输入空间 I (Input Space I)、输入空间 II (Input Space II)、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合成空间(Blending Space)。这四个空间及其运作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型。在概念整合网络模式图中,两个输入空间共同成分 a 和 b 的跨空间映射通过实线来表示,而四个空间之间的联系、作用和整合则用虚线表示,共同成分的属性构成类属空间,整合完成后的内容存在于合成空间内,除了共同成分,非共同成分也可以如 d 被有意识地选择进入合成空间。

³ 王正元:《概念整合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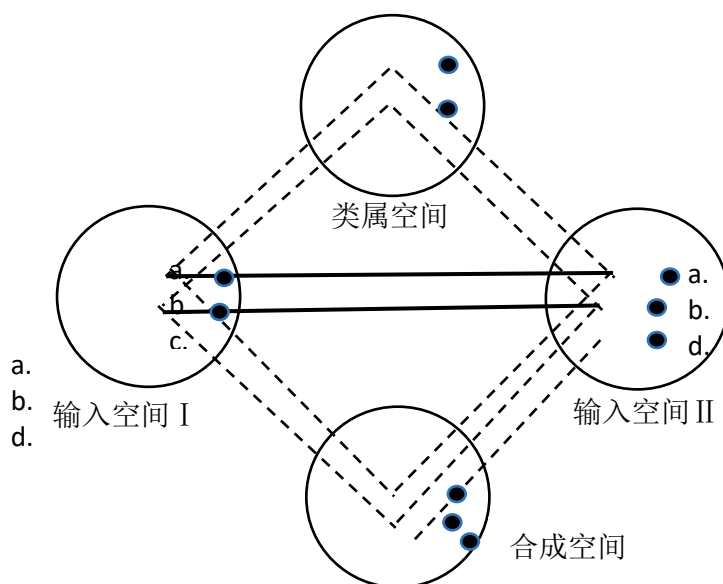


图 1. 基本概念整合网络模型

并非所有的概念整合都是由以上四个空间一次完成的简单模式，概念整合还存在更为复杂的步骤，那就是在初步整合之后，合成空间还能够作为输入空间，参与到新一轮的概念整合中（Fauconnier & Turner, 2002）。“X 门_{阵营}”的产生与传播，便是一个存在二次整合的概念整合过程。下面我们就将“X 门_{阵营}”的整合过程转化为概念整合网络模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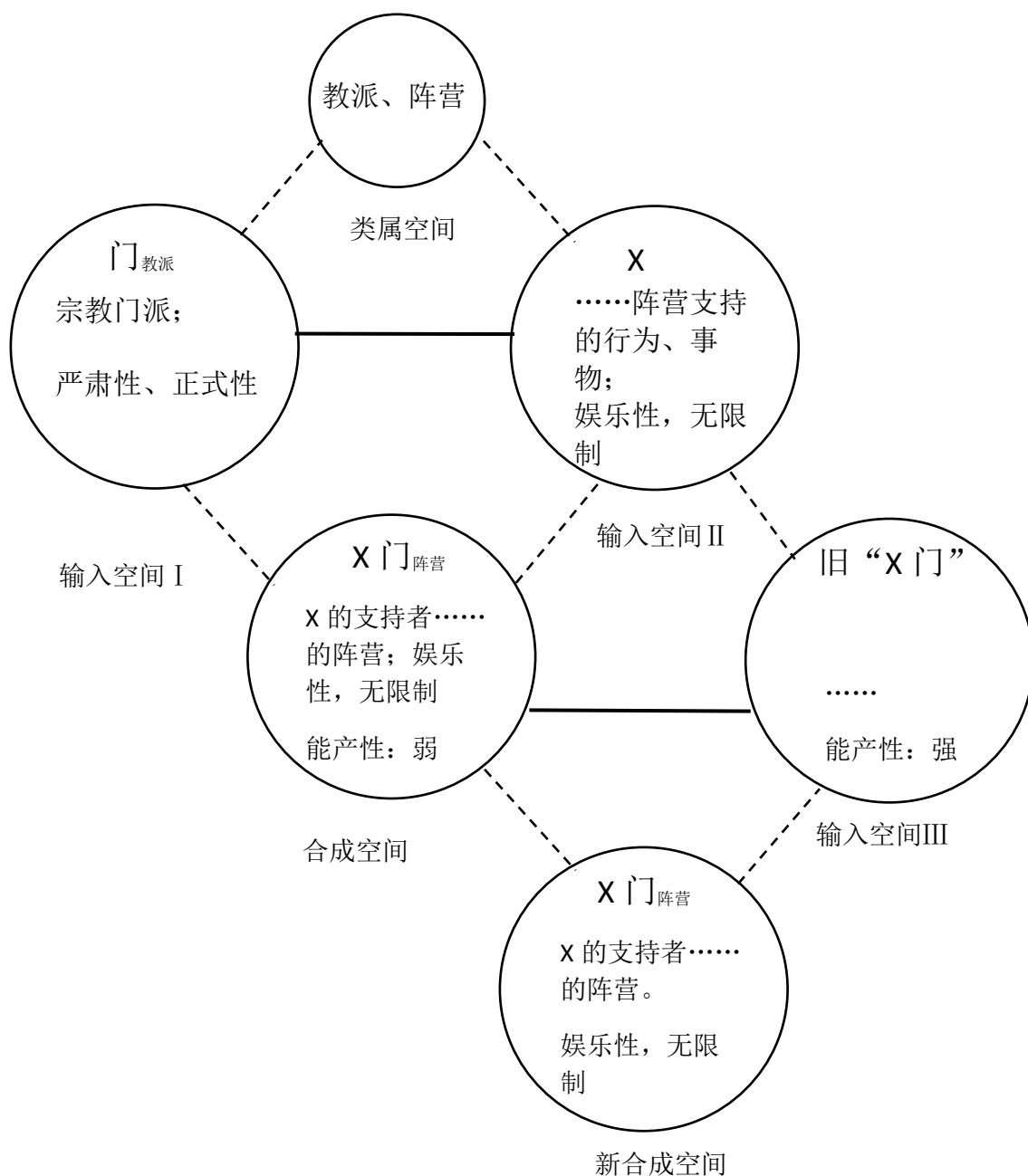


图 2. “X 门_{阵营}”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型

首先分析第一次概念整合。如图所示，输入空间 I 是具有“教派”义的“门_{教派}”，它可以构成“X 门”类词，因此，“门_{教派}”要求所搭配的对象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门派，其语义具有严肃、正式等特征。输入空间 II 的内容是“X”，X 指能够被一群人组成阵营支持的行为、事物，其内容不受限制，多在网络上流行，通过与“门”搭配，表示喜爱“X”的人组成的阵营。两个输入空间中表示阵营、教派的信息进入类属空间。然而与输入空间 I 相冲突的是，X 所代表的并非是像佛教、道教等历史悠久、得到公认的宗教门派，它可以是任何能够被人所支持的内容，既可以是事物，也可以是行为；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这里的 X 不局限于存

在时间长的对象，反而可能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带有一定时期内社会文化的时效性，并且其支持者不需要像宗教流派那样众多，也不需要真实的建筑、戒律或典籍，可以是虚拟的、临时性的少数群体。

虽然两个输入空间的信息有所冲突，概念整合却能进行运作，通过跨空间投射的组合，在有选择地保留“门_{教派}”类属意义的同时，吸收了输入空间II的内容，使“门”的组合对象得到替换。此时的“门”尽管仍然具有门派、阵营的含义，却经过与X的组合得到了概念整合的完善，不再要求搭配对象严格符合条件，转变成了“门_{阵营}”。整合形成的“X门_{阵营}”的结构，代表X所指代事物的支持者在网络上集结成的阵营，相比“X门_{教派}”，所指范围变得宽泛，失去了严肃性，而生成娱乐性的意义，这一结构也因此得到了扩展，能够用来反映人们对当下流行事物的追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真正成为了流行语，此时它的能产性较弱，新词的流行离不开进一步发展。

由于“X门_{阵营}”此时已经具备了娱乐性，并且成为了一个可以填入任意“X”的结构，与此前象征负面事件的旧“X门”相似。这一结构来自于上世纪著名的美国政策丑闻“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命名源于事件中的标志性建筑物水门大厦。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这一事件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被频繁使用。由于原词 Watergate 与仿译而来的“水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点，作为修饰成分的前半部分容易脱落，经过类推与泛化，可以替换掉“水”而嵌入其他关键词，便产生了大量的旧“X门”结构，从一开始的指代水门事件泛化为可以指代与X相关的负面事件。一时间许多负面新闻都模仿这一格式进行命名，如“虐囚门”“艳照门”“宝马门”等，具有这一意义的“门”也因此成为了类词缀，甚至被收入汉语词典中，成为了“门”的义项之一。可见旧“X门”经过不断的强化已经被广泛接受，成为了能产性强的一类合法性结构，并且具有了较为经典的地位。

尽管“X门_{阵营}”与旧“X门”在语义上无关，但其相同的结构与流行语性质使我们在接触到前者时激活对后者的相关认知，于是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相较于其他流行语获得能产性的不同条件，“X门_{阵营}”的流行得益于旧“X门”这一先例早已被认可，使汉语中存在一个典型的、具有影响力的模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基础上，即使在语义上存在差异，大众也能够较为顺利地接受“X门_{阵营}”结构，自然也会按照旧“X门”的格式对新结构中的X进行替换和使用，使其获得能产性并流行起来。这正是因为“X门_{阵营}”结构产生后，来自水门事件的旧“X门”与之搭建起能产性的整合。如图所示，“X门_{阵营}”的合成空间与代表旧“X门”的输入空间3继续进行概念整合，新的合成空间一方面保留了“X门阵营”的意义，另一方面选取了旧“X门”的能产性，使相似的结构“X门阵营”也获得了较强的能产性。至此，最终的流行语“X门_{阵营}”才完全形成，从一开始只有少数词例的娱乐性自创词，成为了一个可以无限产生新词、被广泛使用的结构。

可见，概念整合机制并非只存在简单的一次整合，有些词语的概念整合涉及多次操作，可能会发生二次甚至更多次整合，因而产生更为复杂的网络模型。“X门_{阵营}”的形成过程也反映了我们对其流行的原因进行的探索，即相似结构对能产性的激活，因此能产性也是分析流行语的概念整合时需要考虑的要素之一。

2.2 由“X 门_{阵营}”到“X 门_{赞美}”的概念整合机制

“X 门_{赞美}”能够整合中外两种语言的含义，离不开概念整合机制。由于涉及对外来词的整合，这里的整合模式相比“X 门_{阵营}”更为复杂，它同样是一个二次整合，其内部还含有多层面的运作。为了进行更详细的分析，本节将概念整合网络分为两步，分别解释“X 门_{赞美}”通过外来词“阿门”与“X 门_{阵营}”整合而形成的过程。

2.2.1 外来词“阿门”的概念整合

“X 门_{赞美}”的形成首先基于外来词“阿门”，这一音译外来词的形式看似与其原形单词无关，实则是通过对 amen 和汉字组合“阿门”的整合形成的。前文已对“阿门”的词义进行了解释，下面我们先来看 amen 和“阿门”的整合情况，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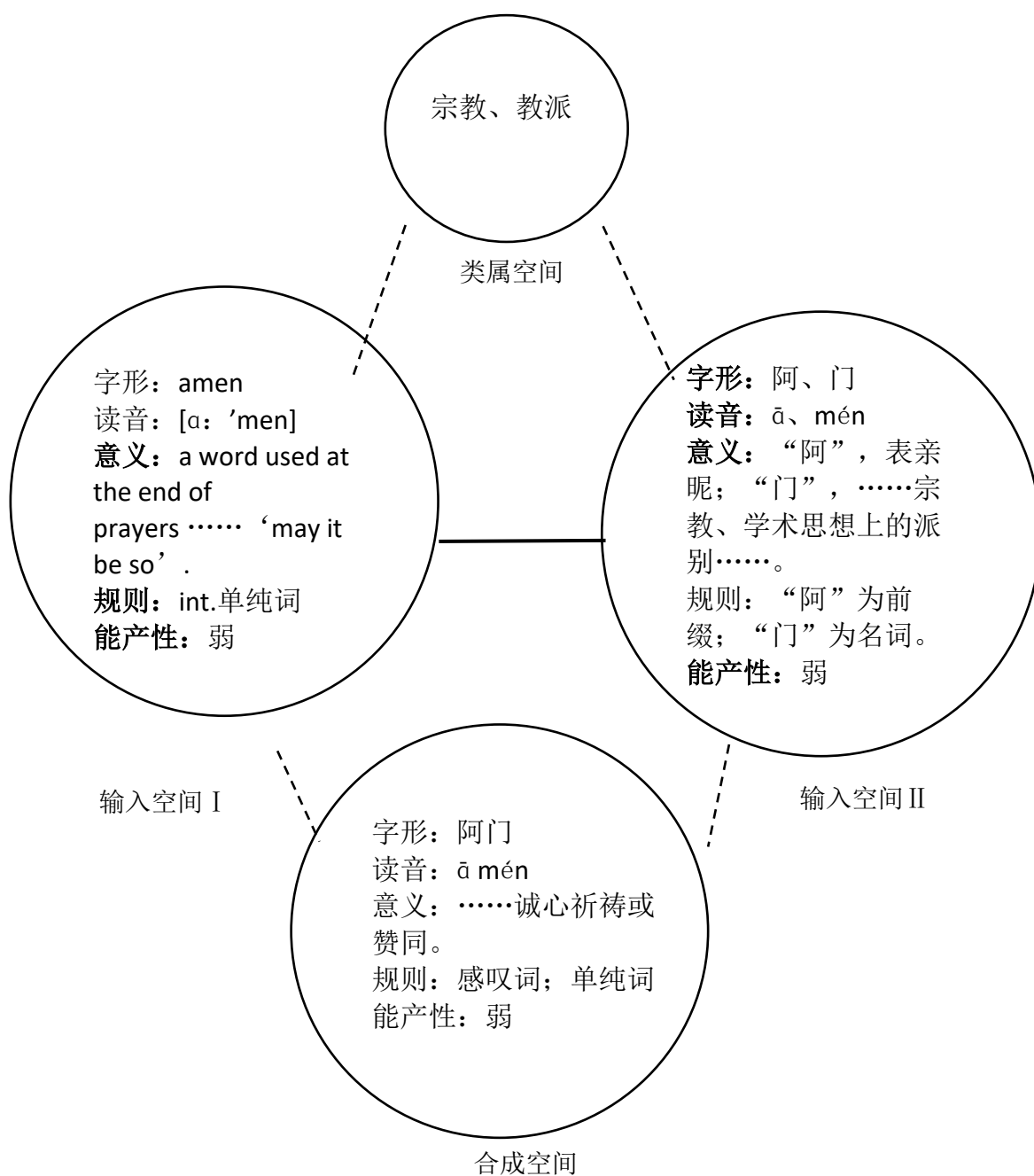


图 3. 外来词“阿门”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型

首先将 amen 和“阿门”分别归入概念整合网络的两个输入空间。输入空间 I 中，存在 amen 的语音、字形、意义、规则等层面的信息。Amen 的发音为[a: 'men]，是一个宗教用语，用于祈祷结束时，表示诚心所愿，或表达赞同，带有爱戴、赞美其信仰的正面感情色彩。作为一个单纯的感叹词，它被放在句末或单独成句，且能产性弱。

输入空间 II 则聚焦于两个汉字“阿”“门”，这里的“阿”和“门”似乎与 amen 的词义无关，读音接近原单词但有明显的音调，在书写上采用了汉字的形式。采用阿、门二字译介 amen，一是因为外来词进入汉语系统，需要顺应汉语的表达形式，其次，汉字是表意文字，因此在音译外来词时，会尽量寻求与词义相关的汉字。“阿”和“门”各自携带着汉字的意义负载，“阿”作为前缀，能够表示亲昵的感情，这一感情色彩与 amen 所具有的对宗教的爱戴之情类似；“门”作为名词，在汉语中具有“门派”义项，与 amen 的宗教语境形成了语义上的关联，它们各自的能产性较弱，具有特定意义的相关词例不多。这种相似之处为两个输入空间的整合提供了基础。

在类属空间中，存在 amen 和阿、门共同的元素，即都是表达“宗教、教派”相关的信息，能产性都弱，它们投射到了合成空间。在合成空间中，“组合”步骤将二者的共同内容结合起来，。通过完善，两个输入空间中独特的字形、意义、词性等信息有选择地进入合成空间，选取的内容在各自的输入空间中通过粗体部分体现，认知主体因而对外来词的结构进行细化。由于汉语外来词对外语词进行了汉化，因此合成空间选择了汉语的书写形式，外语的意义和规则；同时选取了汉语“门”的“教派”义。在此之后，认知主体通过“扩展”，对整合空间内部的上述信息进一步加工，以产生更完整、丰富的理解。由此产生了新的信息结构，即汉语外来词“阿门”的语音、字形、意义和规则。

整合后得出外来词“阿门”，采用了汉字的书写形式、汉语的发音，保留了 amen 的意义和规则，即作为一个宗教用语，表达诚心祈祷或赞同义的叹词，用于句末或单独成句，且能产性较弱。同时汉字“阿”和“门”义也为“阿门”增添了更明显的积极情感及教派特征，提示其含义信息。这既是外来词“阿门”完整的概念整合模式，也是“X 门_{赞美}”概念整合的第一步。

2.2.2 “X 门_{赞美}”的概念整合模式

在上一步的基础上，外来词“阿门”与新兴的“X 门_{阵营}”继续进行整合，形成了最终的“X 门_{赞美}”。下面我们来分析第二次整合的运作。

如图所示，合成空间“阿门”与输入空间 III “X 门_{阵营}”内部存在各自的相关内容，它们发生了第二次概念整合，构成了“X 门_{赞美}”的第二步概念整合网络模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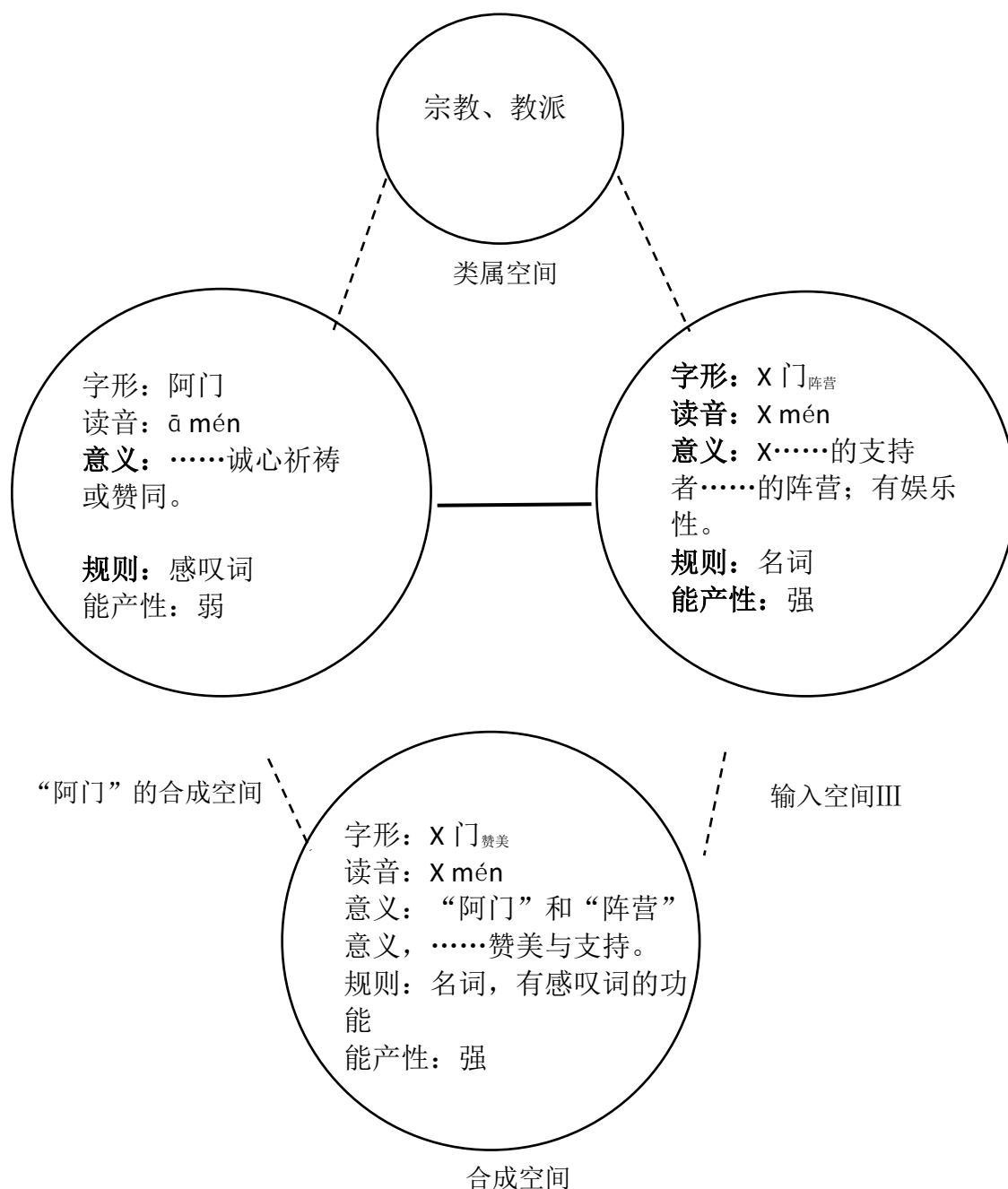


图4. “X 门_{赞美}”的部分概念整合网络模型

类属空间中依然是“门”所具备的宗教、教派的属性。外来词“阿门”在音译时考虑到了与原词义的联系，采用了汉字“门”所具有的“教派”义，而“X 门_{阵营}”义为 X 所指代事物的支持者在网络上集结成的阵营，具有娱乐性，它具有更为宽泛的“阵营”义，存在相似属性的两个“门”因此得以整合。

在新合成空间中，两个“门”的共同元素被投射并进行组合，认知主体选择了“阿门”和“X 门_{阵营}”的部分信息，通过对它们进行细化和加工，得到了“X 门_{赞美}”的完整内容，这是对“X 门_{赞美}”的完整理解。“X 门_{赞美}”含有“阿门”和“阵营”意义，通过强调“X 门”表示对所喜爱事物及其阵营的赞美与支持，具有较强的能产

性。至此，一个“门”同时具备了“门派”和“阿门”两种含义，“阿门”的感情色彩使“X 门”表达了对这一阵营组织的支持与热爱，并且具有明显的赞美情感。“X 门”放在句末或独立成句时既是在高呼阵营名称，也如同“阿门”，具有了叹词的功能和强烈的情感，表达了对这一阵营的热爱。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X 门_{赞美}”的产生是一个二次概念整合，它是外来词“阿门”与“X 门_{阵营}”进行概念整合的结果，“阿门”是一个独立完成概念整合的外来词，又作为一个前提，与“X 门_{阵营}”发生二次整合，参与了“X 门_{赞美}”的演化过程，完整模式图简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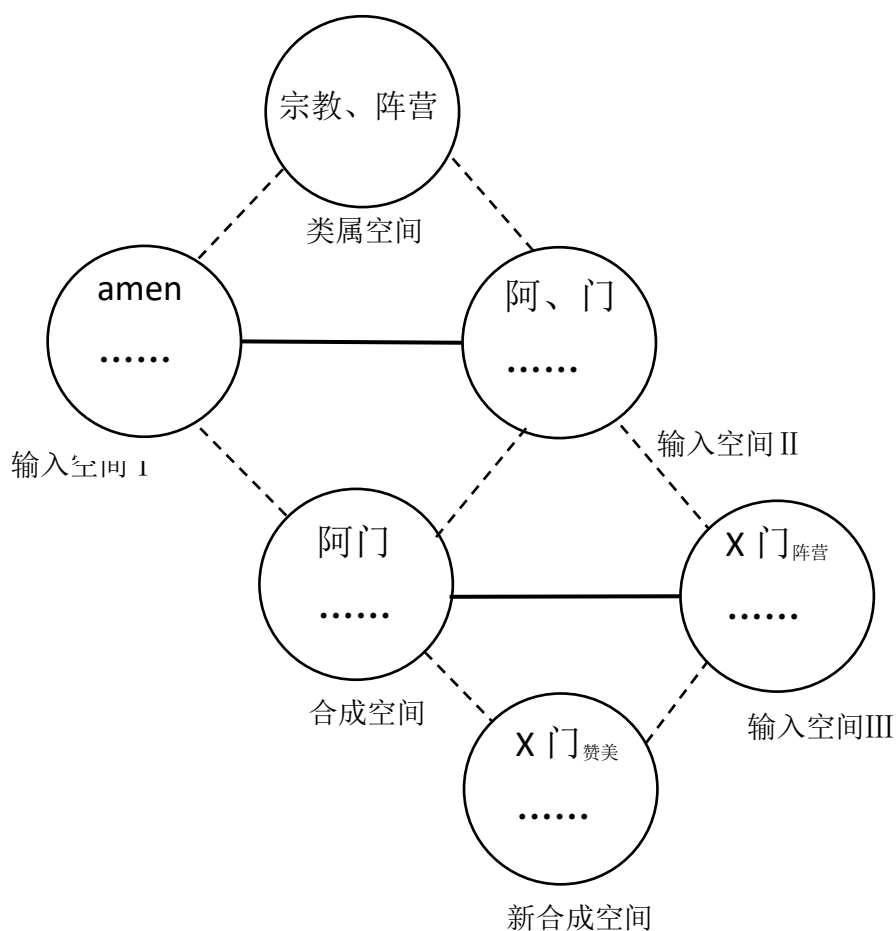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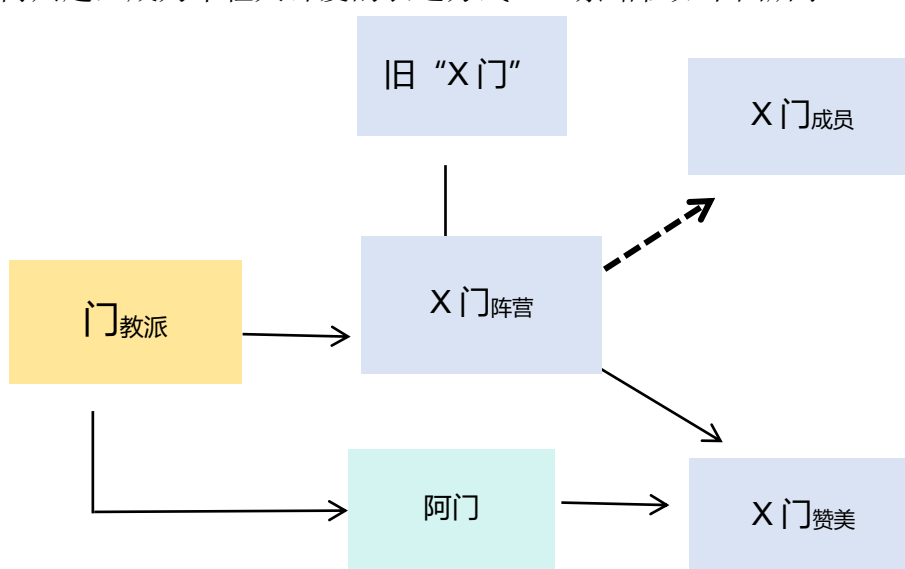
图 5. “X 门_{赞美}”的完整概念整合网络模型

新产生的“X 门_{赞美}”使“X 门”结构的语义和语法都得到了延伸，原本指某一派别的“X 门”也因此才能够出现在句末，表达像“阿门”一样的赞美语气。这一现象为汉语词汇的创新和演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由“X 门_{阵营}”到“X 门_{成员}”的演化则相对简单，这一过程是转喻机制运作的结果，在此作简单解释。一个阵营及其成员处于“整体-部分”认知框架内，“X 门_{阵营}”比其内部成员显著，二者又有密切相关的联系，因此能够激活“成员”的含义，形成“X 门_{成员}”。于是“X 门”便由类属名词转为指人名词，即由整体代指部分。

三、新兴网络流行语“X 门”的演化路径差异

至此，我们已经梳理出了“X 门”结构由“门”的教派义发展演变的不同认知机制及路径。以最初的常用义项“门_{教派}”为起点，首先认知主体借助类推机制的对构词格式“X 门_{教派}”进行模仿，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概念整合，并加入了旧“X 门”的二次概念整合，形成了新兴的“X 门_{阵营}”流行用法，代表了喜爱 X 的人所构成的阵营。此后，“X 门_{阵营}”还与外来词“阿门”进行概念整合，这一环节同样进行了复杂的二次概念整合，汉字“阿”“门”与英语 amen 通过跨语言的整合产生了“阿门”，而作为整合产物的外来词“阿门”又与汉语词“X 门_{阵营}”继续整合，形成了“X 门_{赞美}”。“X 门_{成员}”则是由“X 门_{阵营}”经过转喻，以整体代指阵营中的成员。流行语“X 门”具有三种语义，正因其结构简单、语义丰富、用法灵活，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成为年轻人钟爱的表达方式。三条路径如下图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门_{教派}”是新兴 X 门产生的开端，在这三种演化方式中，最为简洁的是从“X 门_{阵营}”到“X 门_{成员}”的转喻过程，用图中虚线箭头表示。另外两条路径都涉及概念整合，在图上以实线箭头表示，且它们整合的方式并非简单的一次整合。“X 门_{阵营}”由“门_{教派}”与 X、旧“X 门”经过二次整合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解释了词的能产性发挥的作用。“X 门_{赞美}”的整合还涉及了外来词，这种差异体现在“X 门_{阵营}”和“X 门_{赞美}”的语义、语法等方面，后者在使用时吸收了外来词“阿门”的相关用法，不仅可以表示称呼某一松散的阵营，且有强烈的赞同、喜爱之情。这一结构还使外来词“阿门”的用法和结构得到了扩展，参与到汉语新词的构词中，具备了更高的能产性。

上图还反映出“门_{教派}”所产生的“X 门_{阵营}”与“阿门”都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继续参与语义的演变，甚至这两个整合的产物共同进行了新的概念整合。整张图的概念整合路径因此呈现辐射状，向四周扩散，而非在经过一次概念整合后，词语就止步不前了。这种模式为我们思考概念整合与词语的发展提供了启示。词语的概念

整合是单一的链式路径吗？外来词和流行语经过概念整合后，在汉语词汇系统中会如何生存？词的能产性在它们的整合过程中又有何作用？或许“X 门”的演变过程会带来新的答案，概念整合可以是辐射的、多次的，由它产生的新词还能继续参与新的概念整合，这些新词也得以巩固其在汉语中的生命力。

结论

本文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网络流行语“X 门”的语义演变，对其结构特征、语义发展以及语法功能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借助认知语言学理论，特别是概念整合理论，探讨了“X 门”演变的内在机制，梳理出不同的整合路径。通过这一理论框架，文章揭示了“X 门”如何在多样化的语境中能够承载不同的语义内容、如何获得较强的能产性，为该流行语的多功能性和适应性的理据提供了解释，也初步探索了词语进行概念整合的辐射式路径。

网络流行语丰富了语言表达形式，增添了语言的创造活力，然而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仍待我们进一步挖掘。对网络流行语及其产生的认知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汉语发展特点的认识，尤其是在互联网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新词不只是源自汉语本土语境，同时整合了外来词、外语词等新元素，这使得它们之间的概念整合也更为复杂。此外，对它们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行分析，能够反映外来词对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影响，也证明了汉语在日益开放的汉外交流中所体现的包容性，以及在吸收、产生新词语时其内部相对稳定的汉语特点，如采用表意文字的形式、构词时双音节词占优势、词类和句法成分关系复杂等。因此，网络流行语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致谢

本文受山东省 2022 年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中华语言文化国际教学资源库建设及应用实践研究”（Z2022332）、2023 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项目（23YH51C）资助，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Fauconnier, G. & M.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Phanata, S., Sandyaningrum, J. N., & Vitalia, M. (2022).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of Sclerometer User Manual from Chinese to Indonesia. *MANDARINABL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2), 42 - 52. <https://doi.org/10.20961/mandarinable.v1i2.443>
- 缙瑞隆,田明秋(2009)量词“门、种、类”的用法及其认知基础——对外汉语量词教学个案研究之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3期。
- 谷衍奎(2003)《汉字源流字典》,北京:华夏出版社。
- 刘娅琼(2008)从“X 门”看再概念化过程——兼论修辞结构的构建手段之一,《修辞学习》第3期。
- 沈家煊(1999)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第1期。
- 王璐璐(2024)浅析网络流行语“×门”,《今古文创》第23期。

- 王正元(2009)《概念整合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汪紫微，师琳(2024)网络流行语“X 门”现象的语义解析与演变趋势探析，《汉字文化》第 19 期。
-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2015)《注音版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
- 游玉祥(2011)“X 门”构式的语义信息及认知形成机制，《外语研究》第 4 期。
- 张家璇(2024)浅析网络流行语“X 门”，《汉字文化》第 11 期。
- 张谊生(2007)附缀式新词“X 门”试析，《语言文字应用》第 4 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峻羽(2024)现代汉语“X 门”构式的认知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